

面对环保和成本双重压力,一个每天生产 120 万件牛仔褲等服装的地方该何去何从?

中央环保督察“世界褲都”之后

“广西玉林市福绵区有“世界褲都”之称,当地服装企业每天生产牛仔褲等服装 120 万件

缝纫成型的牛仔褲要用水泡洗后才能出厂,而传统的水洗过程会造成严重的大气和水污染

2016 年,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广西,涉及福绵水洗企业污染问题的集中投诉多、群众意见大,整治水洗行业被列入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清单

一边是迫在眉睫的环境污染问题,一边是当地群众的生计和就业,面临生死抉择的“褲都”该怎么办?

大图:在福绵区福绵镇船埠村村委会办公楼楼顶,仍能看到当年从水洗厂飘过来的黑棉絮。

左下:工人在福绵区福绵镇一家褲子加工企业缝制褲子。

右下:无人机航拍镜头下的福绵区的玉林(福绵)节能环保产业园。

摄影:周华



本报记者刘伟、唐荣桂

“一到晚上水洗厂开工,大烟囱就呼呼往外冒黑烟,根本不敢开窗睡觉,早上起床发现鼻孔都是黑的。”昔日粗放落后的服装水洗产业给当地环境造成的恶劣影响,令福绵镇船埠村村民冯甲富至今仍记忆犹新。

冯甲富所在的广西玉林市福绵区有“世界褲都”之称,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以牛仔褲加工为主的服装产业由无到有,高峰期有 1600 多家服装企业,每天生产牛仔褲等服装 120 万件,从业人员约 10 万人,占全区人口的 1/4。

随着劳动力等生产成本不断上涨,尤其是环保要求越来越严,福绵服装产业发展遭遇严重瓶颈,面临被淘汰出局的严峻形势。“世界褲都”该何去何从?

粗放的服装水洗产业染黑了清澈的母亲河

“我们知道水洗厂污染环境,我们也是污染的受害者,但村上游有十来家水洗厂,我们不敢别人一样搞”

一朵棉花要变成服装,需要经过纺纱、印染、织布、制衣、水洗等多道工序。缝纫成型的牛仔褲、休闲褲要用水泡洗后,才能出厂,而传统的水洗过程会造成严重的大气和水污染。

“早该关了,关了我至少能多活 20 年!”在福绵镇船埠村,冯甲富领着记者来到他家,虽然水洗厂已被关停,但屋内还留存着水洗厂污染的痕迹,地面上还有不少从水洗厂飘进来的一团团黑色毛屑。

福绵区副区长李世亮说,水洗厂没有关停前,别说是村里,政府办公室的桌面每天也会蒙上一层灰。

与此同时,水洗厂偷排的污水严重污染了当地的母亲河南流江。船埠村前任党支部书记唐宁回忆,上世纪 80 年代左右,南流江的水清澈见底,村民们在江边浅水处用石头圈个圈,把江水简单过滤后,就可以直接挑回家饮用。

随着服装产业快速扩张,从 2001 年开始,南流江边的船埠村陆续开设了 3 家水洗厂,最近的一家离冯甲富家只有百十来米。福绵区环保局局长黎贤介绍,服装水洗是一个高耗水行业,每洗几十条裤子,就需要一吨水。南流江及其支流沿岸分布着 24 家水洗厂,每天产生 7 至 10 万吨污水。

这些建于 2006 年前的水洗厂,大多由家庭作坊扩建而成,当时由于环保要求不高,企业治污投入不足,各家自建治污设施,只是采用简单的物化沉淀办法处理污水。

水洗污染让黎贤头痛不已。他说,24 家水洗厂就有 24 个排污口,水洗厂通常晚上开工,为降低成本,还时不时偷偷将污水直接排到江中,防不胜防。“针对偷排行为,拘留、限产、停产,这些手段都用了,但治标不治本,监管效果不理想。”

遍地开花的水洗厂造成了南流江的“公地悲剧”。“我们知道水洗厂污染环境,也都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但我们村上游有十来家水洗厂,即使我们不搞别人一样搞,我们同样要受污染之害。”唐宁坦言。

经年累月的污水排放严重污染了南流江,曾经清澈的江水变得像墨汁一样,母亲河变成了“黑水河”,船埠村村民也跟着遭了罪。“下河游泳后浑身发痒。”唐宁说。

“单小散弱”产业背后是 10 万群众生计

“长期以来我们处在产业链最低端,上游的设计、纺织、原辅料以及下游品牌渠道,我们都没有”

玉林市地处广西东南部,毗邻广东,上世纪 80 年代当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至今仍是广西民营经济比较活跃的地区。

李世亮介绍,福绵服装业正是起步于改革开放初期,当时一些村民为解决生计问题,从集镇上购进布料,拿回家缝纫成服装,再摆地摊出售。看到有赚头,更多村民纷纷加入进来,服装小作坊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进入 21 世纪,福绵已成为广西乃至西南地区最大的休闲服装生产基地,2012 年福绵区被有关组织命名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

如今行走在福绵各乡镇农村,时不时会看到服装厂的招牌和招工启事。服装产业已经与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紧密融合在一起,将近 10 万人的就业生存问题与之相系,这对任何一个地方政府来说都是天大的事。

产业规模快速扩充的同时,却难掩服装质量的低下。“长期以来我们处在产业链最低端,上游的设计、纺织、原辅料以及下游品牌渠道,我们都没有。”福绵区委书记赵志刚对现状有着深刻的忧患意识。

“有的村几乎家家做裤子,一栋楼里,楼上住人,楼下摆几台机器,就开工生产了。”赵志刚说,产品大多是“地摊货”,批发价只有 30 多元一条,利润只有几块钱。

在赵志刚看来,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还有对环境的牺牲,造就了福绵服装产业昔日的繁荣。随着劳动力、土地价格上涨,与其他服装加工基地相比,福绵的优势逐渐丧失殆尽,产业已处于被淘汰边缘,继续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2016 年,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广西,涉及福绵水洗企业污染问题的集中投诉多、群众意见大,整治水洗行业被列入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清单。

逐渐消失的比较优势,频踩“红线”的污染问题……“世界褲都”福绵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

创新治污彻底治污改善了环境救活了产业

“工业用水更干净,蒸汽温度更高,裤子质量明显提升,原来只能洗低端货,现在可以洗高端货”

两条路摆在面前——要么关停涉污企业,要么彻底治污。李世亮说,单个企业自建治污设施没有规模效应,建设、运行成本很高,紧迫的形势倒逼当地想方设法突围。

“传统的治污模式是‘见污治污’,非常被动。”赵志刚说,他们经过头脑风暴,认为出路在于如何践行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转变单纯认为环保投入大经济效益少的观念,引进一流治污企业,低价优质地为污染企业提供环保服务,推动服装水洗行业“退城进园”,建设节能环保产业园区,集中管理、集中治污。

赵志刚他们跑到广州,用真心实意打动了一家环保企业——中滔环保集团,对方同意落地福绵投资建设节能环保产业园。“园区不但对污水进行集中处置,还向入园企业提供优质的水、气、电等生产要素。”

目前,24 家水洗厂有 15 家搬迁到了产业园,不入园的一律关停。产业园建设让黎贤长舒了一口气,各水洗厂排入污水厂的数量都有记录,被监管的主体由过去 24 家水洗厂调整为一家环保企业,以前要监管 24 个排污口,现在只用监管一个口。

这个环保产业园总规划用地面积 5400 多亩,总投资 82 亿元,是广西首个专业节能环保产业园,是华南地区首个水电气热统一供给的综合类环保产业园。产业园负责人赵克银说,目前一期环保污水处理设施、生产供水部分、生活污水部分、热电联产已建成并正常运行,21 家入园企业已有 18 家建成投产,包括各水洗厂在内的服装生产企业产生的污水统一进入污水厂,处理标准达到生活污水一级 A,实现“一个进水口,一个达标排水口,固废循环利用无废排”。

在产业园,水洗厂集中分布在污水处理厂附近,污水经过层层处理,由黑色逐渐变清,处理后的污水一部分回收利用,一部分进入人工湿地处理系统,用于种植园艺植物。“这打破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循环怪圈,有效解决了传统服装产业面临的环境污染瓶颈问题。”赵志刚说。

记者近日来到福绵区,昔日南流江沿岸水洗厂林立喧嚣的场景不再,江水也告别了黑色,逐渐变清。

在福绵镇青岭村,路边几家水洗厂人去楼空,大门紧闭,高耸的烟囱没了动静。在一处水洗厂的旧址上,扶贫搬迁安置房拔地而起,建筑工人正在紧张施工。

“公司之前租用水洗厂的车间,直接把含泥浆的江水抽上来用,这种水洗的裤子品质很受影响。”广西宝俊服饰有限公司董事晏远富告诉记者,现在公司在产业园内自建了水洗厂,园内集中供应水电气,“工业用水更干净,蒸汽温度更高,裤子质量明显提升,生产效率也大幅提高,原来只能洗低端货,现在可以洗高端货,每条裤子的利润空间增加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保厅副厅长曹伯翔表示,分散在各村的水洗厂集中入园后,既解决了“三废”问题,又节约了资源,同时政府监控环保的行政成本也大大降低。

全产业链升级式转移阵痛后行业迎来新生

“今后福绵纺织、印染、设计等各环节的企业都会有。今年产业园预计产值将达 300 亿元”

让很多人没想到的是,严厉的环保治污措施之下,“世界褲都”的服装产业经历了一段阵痛,反而发展壮大。曹伯翔说,环保要素的优质供给推动服装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吸引了东部地区产业向园区全产业链升级式转移,拉动上下游产业快速集聚。

“脱胎换骨的变化坚定了我们‘生态立区’的发展定位。”福绵区区长黄唯说,广东等东部地区有数千亿元的服装产业亟待转移,中西部很多地方都在争抢这块“蛋糕”,福绵的治污模式成为这一轮招商引资竞争中抢占先机的利器。

为吸引上下游企业落地,当地派出专人到广东等地招商引资,耐心地给企业算经济

账:环保产业园水电气热成本只有广东的 70% 左右,最重要的是,污水处理成本降至 80% 左右,解除了企业对于环保的后顾之忧。

福绵环保成本优势吸引东部地区大量纺织、印染、服装加工企业入园,服装设计、品牌渠道和商贸企业也纷纷跟进,逐渐形成服装、机械制造、配件生产与表面处理、环保建材四大产业集群发展格局。

“我们侧重选择服装产业链所欠缺的优质企业,并总结他们在发达地区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推动产业升级式转移,形成服装产业发展集群。”赵志刚介绍,“也就是说,今后福绵除了不种棉花,纺织、印染、设计等各个环节的企业都会有。今年产业园预计产值将达 300 亿元,容纳就业 32000 多人。”

广州穗鑫实业有限公司刚从广东把印染厂搬到了环保产业园,工人们正在调试设备上接单。公司董事长唐悦告诉记者,公司最开始只做利润很低的代工产品,近年来开始打造自己的品牌,并且获得了“广西著名商标”称号,现在公司销售总额中自主品牌产品占 2/3,代工产品降到了 1/3。利润空间也大为提升。

“以前产品到达消费者手中,需要经过四五道批发,生产商的利润被压缩得很低。”唐悦说,2012 年公司成立电商部,通过各大电商平台销售裤子,产品远销美国、智利、哥伦比亚、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依靠电商零售,每条裤子利润达 60 至 80 元,而传统的批发渠道只有 3 至 8 元。

当地部分企业还开展服装个性化智能定制业务,开办自有品牌连锁店。晏远富是一个 80 后,2013 年进入服装行业,之前主要制作拉链等服装辅料。“中低端产品太多,竞争激烈,生存都成问题。”2016 年,他和其他 6 位同龄人感到粗放发展的道路已经走不下去了,于是决定二次创业,专注中高端产品,主打商务休闲裤、牛仔褲。

“去年公司销售了 90 万条裤子,批发均价每条约 70 元,而低端产品每条价格只有约 30 元。”晏远富说,去年 6 月,他们开始打造自己品牌的线下旗舰店,走定制化路线,平均每条裤子售价超过 200 元。

曹伯翔表示,福绵治污的做法为小散乱、污染严重的企业升级换代找到了一条路子,为生态工业、污染治理与产业发展互促并进探索出了借鉴方案,让农民增收的饭碗端得更稳,让企业的发展更加持续健康,让政府的税源更加稳定,实现了多赢效果。

玉林市委书记黄海昆认为,福绵区首创环境要素的供给侧改革模式,不但破解了传统产业环境要素制约,让一个濒临淘汰的产业起死回生、做大做强,还通过环保筑巢,吸引上下游产业快速集聚,牵引产业转型升级,是生态工业新模式的一个有益探索,也是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的有益实践。



本报记者刘伟、唐荣桂

随着环保问责的力度越来越大,那些依靠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盲目消耗资源换取一时发展的地方和企业,如今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了。摆在这些地方和企业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关门停产的死路,一条是转型升级的活路。一死了之的解决方式相对简单,而转型升级则需要百炼成钢的千磨万击,比拼的是责任、毅力、智慧和机遇。被称为“世界褲都”的福绵选择了后者,将环保投入作为提升核心竞争力的生产要素配置,推动企业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探索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在工业领域生动地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福绵探索是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导向的倒逼之路。长期以来,当地群众对环境问题就是解决民生问题。但同时服装产业带动了福绵 10 万人就业,从业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 1/4。如果对污染企业简单地一关了之,虽然环保问题能够快速解决,却势必造成大量群众丢掉“饭碗”,同样也会严重影响民生,甚至引发社会不稳定。因此,地方政府一直在努力寻找既能解决环保难题,又不影响民生的双赢之路。进入新时代,转型升级的绿色发展之路成为地方发展选择的必由之路,也是唯一选项。

福绵探索是改革开放的解放思想之路。福绵所在的桂东南是我国农村改革先行先试地区之一,“无中生有”“由小到大”的福绵服装产业就是改革开放、解放思想产物。前进中的问题必须靠改革和发展才能解决。按照传统解决污染问题的老办法,要么关停,要么上治污设备、改进工艺流程。而一些中小企业上不起投入较高的治污设备,也承担不起日常运行维护成本。有的企业即使增加了治污设备,但为降低生产成本,仍经常偷排,政府环保执法成本很大、效果不理想。福绵服装企业高峰期有 1600 多家,水洗厂有 24 家,每天生产服装 120 万件。这些企业很多是家庭作坊式的小企业,单个企业很难承担起治污成本。

路在何方?当地地方政府围绕绿色发展理念,特别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展开了头脑风暴,决定将环保作为生产要素,建设节能环保产业园区,引进一流环保企业集中治污,低价优质为污染企业提供环保服务。此举既解决了单个企业无力承担环保责任难题,又极大地降低了政府环保执法成本。依靠这一治污模式,被监管对象由过去分散四处的众多水洗厂等企业调整为一家环保企业,政府监管效率显著提升。

福绵探索是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抢抓机遇之举。由于土地、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东部地区大量的服装产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福绵在这场承接产业转移竞赛中之所以胜出,主要得益于其强大的集中治污能力,为企业解决了后顾之忧,同时治污企业还能够集中为园区内的企业提供水电气等生产资料,各类企业运行成本也大大降低。

环保作为生产要素,成为倒逼产业升级的发动机、引领产业聚集的领头雁。过去长期处于产业链最低端的福绵,如今已有一大批印染、纺织、服装设计、机械、电镀、电商等各类服装关联企业落户于此。福绵服装业正朝着全产业链、集群式发展的大格局快速迈进。

让环保成为倒逼转型的动力